

瑞今法師
著

上

輯

文稿·講詞篇

華嚴室叢稿

錢君劄



瑞今法師著

上
輯

文稿·講詞篇

華嚴室叢稿

錢君劄





文稿·講詞篇

華嚴室叢稿

著者：瑞今

主編：傅印

責任編輯：王勇

出版：菲律濱博覽堂

NEOMAKERS INTERNATIONAL CORP.

發行：菲律濱大乘信願寺

承印：愛達印務有限公司

版次：一九九三年六月初版四千本

二零零四年二月增訂版三千本





瑞今上人德相

增訂版



華嚴室叢稿

序言 (一三)

文稿

記尊勝院憶弘公 (二七)

妙月大師別行 (三二)

千里海外悼同參 (三四)

我所知道的元鎮大師 (三七)

佛教之盛衰與人才之得失 (三九)

文蓮修士生西廿週年暨施診所週年紀念 (四三)

太虛大師對現代佛教的貢獻 (四七)

蘇州靈巖山巡禮記 (五六)

親近弘一大師學律和辦學的因緣	(六〇)
漫談觀世音菩薩的感應	(六五)
地藏菩薩的應化事跡	(七〇)
為法忘身的聖僧	(七六)
求福之道	(八〇)
酒缸風波	(八六)
禪定悟境有淺深	(八八)
慶祝二千五百年佛誕獻詞	(九三)
釋尊之教義與傳播區域	(九六)
值得崇拜的佛陀	(一〇一)
宗教之任務	(一〇六)
佛教與青年	(一〇九)

顯密之異同	(一一二)
生死與涅槃	(一一六)
描戈律之行	(一二八)
南普陀寺與閩南佛學院	(一二五)
講詞		
從尋常處學佛	(一三一)
青年學僧應具的態度	(一三五)
歡迎世佛會長泰國公主宴會致詞	(一四一)
三皈依要義	(一四五)
信仰堅正與導人學佛	(一四八)
佛恩佛道與佛德	(一五一)
珍惜菩薩戒法	(一五四)

皈依三寶與力求上進	(一五八)
學佛路徑	(一六六)
順逆得失禍福不介於懷	(一七七)
菩薩的意義	(一七九)
業從心生從心滅	(一八三)
怎樣做一個居士	(一九六)
漫談學佛修持	(二〇〇)
佛教的因果財富觀	(二〇七)
初版後記	(二一三)
增訂版後記	(二一五)

初版序

自立

瑞今長老自從民國三十七年（一九四八）春季應聘來菲弘化，卓錫於岷市大乘信願寺，至今已四十多年了。在這漫長的歲月中，長老除了潛心修持，隨緣弘化而外，經常從事佛教的教育、文化、慈善等各種利人濟世的事業，對拓展菲律賓的佛教，貢獻甚大！

三十五年前（一九五八），在因緣聚會之下，我也應邀來菲，執教於普賢中學；從此，才有緣經常親近瑞公長老，他老人家的慈悲風度，使我如沐春風，獲益良多！

爲了使我們的隱秀寺成爲正信的弘法道場，我利用本寺的太虛講堂，積極地展開弘法活動，廣邀當代的大德高僧來講經說法。每當恭請瑞公長老來開示，或請他老人家親自將講稿寫下來發表，長老總是慈悲地滿足我的請求。正因爲長老對於法施的有求必應，無形中也激發我編印了那本風行海內外的《法雨繽紛錄》，爲菲華佛教文化，作了一些點綴。

瑞公長老在禪修之餘，爲了實踐「恆順衆生」的菩薩道，有時也隨喜著作，而且寫作的體裁不拘一格，範圍甚廣。數十年來，日積月累，堪稱著作等身。可惜長老對自己心血的結晶，並不十分重視。從前在大陸時代，很多的創作（如在《佛學半月刊》及《佛教公論》等所發表的作品），並未珍藏起來。而來菲後的著作，也散布於各種佛教的報刊。因此，爲了不致讓這些珍

貴的法寶散失，我曾數次誠懇地向長老建議，請老人家將歷年來所發表的佳作，一一搜集起來，編印出版，以滿足學佛同道的精神食糧。但是，長老總是懷着謙虛的態度，對我微笑着辭謝了。

最近，傳印法師特地專程來向我報告一則好消息：瑞今長老的《華嚴室叢稿》，即將出版，並命我寫一篇序文。我聽後真是高興極了！因為多年來我對長老殷切的願望，如今在傳印法師發心幫忙編集之下，終於實現了！

當我展開華嚴室叢稿的目錄一看，內容共分六大類，包括：文稿、講詞、法語、詩草、楹聯、附錄等，真是洋洋大觀，美不勝收。猶如華嚴世界，重重無盡。凡是學佛同道，如能人手一冊，真是如獲至寶！因為其中有指導我們做人的道理，也有開示我們學佛的門徑；最可貴的，是將無上深奧的真理，用淺近流暢的文筆表達出來；至於詩詞中透露禪機，墨寶中蘊藏純樸，實在令人愛不釋手，可算已達到了三根普被、雅俗共賞的至高境界！

蒙瑞公長老慈悲，命我作序，說句老實話，我實在不敢「佛頭著糞」；但慈命難違，謹懷着無限歡喜的心情，草此蕪文，聊表我衷誠的贊仰而已！

佛曆二五三六年十月十五日寫於隱秀寺

初版序

林子青

一、瑞今法師是繼閩南性願長老之後南渡菲律賓，住持信願寺，弘揚佛法，擴建道場，德高望重的一位大德。到一九九四年就要年登九秩高齡了。他的高足門徒事先搜集其法語、詩文、講稿及楹聯等，名《華嚴室叢稿》，行將付梓，以祝其九秩之壽。遠道來函，以我與法師有同學共事之誼，囑為「叢稿」寫一序文，以彰法師之盛德。我雖老且病，而義不容辭，謹回憶往事，略述與法師生平相聚的一段勝緣，以答盛意，並供後賢參考。

瑞今法師對信願寺的功業，如拿清初福清黃檗山隱元（隆琦）禪師應請東渡，開創黃檗山萬福寺來比擬，而繼其大成者是泉州開元寺的監院木庵（性瑄）禪師。（見「讀日本高僧傳」卷五「黃檗山沙門性瑄傳」）性願長老好比隱元，是非律實信願寺的開山祖師，而繼其後傳承其事業而加以發揚光大者，則是瑞今法師。隱元和木庵二禪師開創日本黃檗山一段歷史，今日國內佛教界已少有人知道，但在日本佛教史上卻是很有名的。

古德說：「莫為之後，雖盛不傳」。就是說一個寺廟或一個宗派，如果沒有後繼者，雖然一時很盛也是不會久傳的。如禪宗五家中的潑仰、法眼二宗的法系早絕，便是後繼無人。

隱元禪師應請東渡，開創黃檗山萬福寺于日本京都，至今三百多年，早已形成一個宗派——

黃檗宗，（隱元被尊爲宗祖）與臨濟、曹洞並稱爲日本禪宗三大宗派，寺運至今不衰。

據日本僧傳記載，清順治十一年（一六五四）七月，隱元受請到長崎。越年六月，木庵也應請至日本，寓長崎崇福寺。一六六一年入宇治黃檗，其明年九月，即承隱元之後，繼任黃檗山第二代法席。黃檗山萬福寺現在的廣大規模，大半是木庵手裏完成的。

二、回憶我和瑞今法師在第一期閩南佛學院（以下略稱「閩院」）同學的時候，已經是六十多年前的事了。當時同學七八十人已經先後作古，現仍健在的只剩下我和瑞今法師二人而已。所以閩院最初開辦的情況，我和他可說是僅存的見證人了。

清末以來，由於佛教教育不振，僧衆文化水平低下，佛教屢受外界欺侮侵凌，加以當時湖廣總督張之洞提出「廟產興學」之議，於是寺廟僧衆遂遑遑不可終日。有志僧青年雖想奮發圖強，抵御外侮，無奈求學無門，徒興浩嘆。北伐戰爭之前，太虛法師得武漢居士的護持，於一九二二年，最初創辦武昌佛學院，是爲近代「佛學院」的濫觴。

不久，安慶迎江寺竺庵和尚，得當時安徽財政廳長馬居士之助，亦開辦安徽佛教學校于安慶迎江寺。聘請常惺法師主講，覺三法師任監學，各地僧青年負笈前往求法者達數十人。由於常惺法師佛學精湛，教學有方，學風聞於海內。

廈門自開爲五口通商口岸之後，經濟逐漸繁榮，著名的南普陀寺，遂爲各方所垂涎。當時主持會泉法師雖有心興學，而苦無適當師資。這時正好有二位閩僧青年——廣箴和瑞今，在安慶佛

教學校求學，將屆畢業，學校因經費困難，行將停辦，於是廣箴和瑞今法師二人商量，以南普陀環境的幽美與經濟條件的優越，如能禮請常惺法師南來辦學，不但原班同學得有繼續深造的機會，而惺師的治學與弘法也可以大大發揮其長才。

經二人懇請，常惺法師同意後，先由廣箴法師一人于暑假前先行回閩，徵求住持會泉法師的意見。法師本是熱心佛教教育的人，而且久仰常惺法師的學德，聽說他願來講學，有說不出的歡喜。於是先請常惺法師來廈了解情況，然後著手籌備工作，並開始到江浙兩省招生。所以閩院之能開辦起來，可以說是廣箴、瑞今二法師在皖求學的因緣所促成的。

一九二五年八月，閩院正式開學，學僧七八十人，有半數是從安徽轉學而來的。初分專修、普通二科授課。(閩南佛學院緣起文)云：「閩南地處海隅，交通阻絕，學者負笈，視海程爲畏途。同人等自擊神傷，義難袖手。爰議組織閩南佛學院，設普通科以通各宗之部，設專修科深造一門之極，庶幾成就有人，重復唐代之盛軌。」後來爲廣攝初機，照顧閩南幼年學僧，另設小學一部。到了一九二六年夏，乃將小學一部移至漳州南山寺辦理，後改稱南山學校。

三，閩院開學後，我和瑞今法師都被編入專修科學習，那時我的年紀最輕，而且佛學又無基礎，同學們都在安慶佛教學校聽過「成唯識論」、「三論」和「成實論」等，於畢業後到閩院來深造的。那時教師的陣容，我記得常惺法師是院長兼主講，蕙庭法師是教務主任，覺三法師是監學兼書法教師，自安法師是副監學兼雜那、國文教員，前後有羅運航、葉長青、鄔先生和後來由